

2022·上海抗疫十记

2022·上海抗疫之一 创造晴天

两年前的春天，我因一篇散文《人间四月天》意外获得了青年作家网举办的“2020·全国青年作家文学大赛”散文组二等奖。两年后的今天，因新冠疫情第一次做核酸检测我有感而发写了一篇《创造晴天》，最初拟定的题目是《春天的呼唤》，纠结了许久，最终决定还是用前者。因为我在等待，我在希望，今年春天以及将来的每一天，新冠疫情快点被扑灭，每一天都将会是春天，都是晴天……

一题记

两年前，中国和世界各地爆发了新冠疫情。两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经过多方不懈地努力，我们国家“动态清零”的抗疫总方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彻底挫败西方某些国家鼓吹的“与病毒共存”的抗疫模式。

然自今年三月以来，孰料一波新冠变异奥密克戎毒株袭扰了抗疫“模范生”的魔都大上海，致各区多点爆发，病例数反弹，弄得大家人心惶惶，满是孤寂与压抑。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医生称其为“倒春寒”。每个公民都是抗疫的主人公，我也是今天下午在父母的家小区内配合政府相关抗疫部门的措施做了人生中第一次核酸检测。

不知道是谁打翻了潘多拉魔盒，奥密克戎来得突然，如平地惊雷，传播速度如此之疾，夹杂着狂风闪电，让每一个人猝不及防。在疫情连续升级的日子里，东北（吉林）告急，深圳封城，连我所在的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城市“魔都”上海也自二〇二〇年疫情爆发以来首次进行了网格化切蛋糕式的全员核酸检测，个别区的街道（镇）甚至进行了几轮全员核酸筛查，就怕出现防疫漏洞。

这波疫情使得全国很多地方像被按下了暂停键一样，慢了下来，再次陷入了两年前的寂静，曾经车水马龙的上海徐家汇商业区这段时间人车寥寥无几，“中华第一街”的南京路步行街空空荡荡，以往拥挤不堪、挤不上去的轨道交通车厢冷冷清清，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已经变成难能可贵的怀念……

那些地方的人虽然少了，但每个居民社区内却热闹了起来。上海各个社区内最多的就是那些“大白们”，以及身着橙色马夹的爷叔阿姨志愿者们，还有社区保安们。我要致敬那些各行各业仍然坚守一线岗位的每一个人……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自这一波疫情爆发以来，大多数企业实行了“居家办公”。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我所在的单位第二次实行了疫情非常时期轮班制。为避免自家社区被封闭而无法前往公司正常工作，本周一清晨五时半许，天还没亮，我就从睡眠朦胧中起床，抓紧时间洗漱，赶在自家社区六时半开始封闭之前出门。当日晚上下班因社区封闭而不能回，我只能前往地处另外一个区的尚未封闭的父母家中临时暂住，确保本周能按照轮班表正常出勤。本周算是平稳过去了，但这一周我和爱妻却只能暂时分隔两地，无法见面。前两天，我的爱妻发微信说想臭冬冬了，今天的消息还说我是坏冬冬……

看到爱妻的信息，瞬间我想起了法兰西文学家亚历山大·仲马（即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中写到的“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我相信经过短暂的等待，希望自家社区早日结束封闭，我就能早日回家，早日见到爱妻。因为这就是希望！其实，我和爱妻并不是第一次分隔两地，上一次则是两年前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

正如我在我的《人间四月天》一文中所写到的：“我们每个人都有难的时候，那些耐心听你倾诉，给予你关爱的人就是天使。父母是孩子的，老师是学生的……而爱妻是我的天使，我和爱妻始终对生活充满希望，对未来充满憧憬。”

除了我们身处的新时代里那些最可爱的人以及我的爱妻，当然还有像我自己这样爱好写作的人，我看到新冠疫情如此猖狂，满腔怒火。恨新冠不死，更恨自己不能为抗疫多出一份力。我们作不了什么，我们只能以笔为援，送上有能量的文字，创作出有温度的作品。

本次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嘉定娄塘镇第二次进入了我的视线。去年十一月的一天，我第一次前往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当时还写了一篇《娄塘小镇的一片天》，我在该文末尾写到：“有着经历 600 多年历史的娄塘古镇，也许会成为下一个爆红景点，不如等疫情过去，找个适闲的时间，再在古镇来一场穿越，叫醒这个被遗忘的、破旧而有韵味的江南小镇——娄塘古镇吧！”看看现在，我不知道这

一波疫情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什么时候才能第二次前往娄塘小镇去走走看看，续写娄塘的“小城故事”。

面对变化莫测的变异奥密克戎毒株，面对不可预知的疫情发展，写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我在拙著“人在旅途”中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词：“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作为章节题目。这首词前两句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现在中国有十四亿人口，相信十四亿人口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最终一定能战胜新冠疫情，正如毛泽东词中所写的“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坚信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十四亿国人同胞戮力同心，什么人间奇迹都是能创造出来的！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今天是一个阴天，我相信晴天马上就会到来。她们来得晚，不是懈怠，而是在做足准备，给我们送上更加浓烈的春天和晴天！我们只要信心不断，信念长存，一定会迎来春天，一定能够创造晴天，兑现宏愿！（未完待续）

2022·上海抗疫之二 从“足不出沪”到“足不出户”

进入三月，奥密克戎病毒席卷上海，感染人数与日俱增，自中旬以来多个居民社区实施封控管理。二十三日是我在公司现场工作的最后一天，之后开启“居家办公”模式。说真的，我还真不习惯这一模式，可以说是“公私”不分，毕竟“Working from home”与“Working at home”涵义不同，像蜜蜂一样忙得团团转，办公设备还不如“蚂蚁搬家”的速度，应该让奥密克戎来治一治。

今年的三月好不热闹！乌俄交火，引发多国震荡；吉林疫情大爆发，东航MU5735空难，而且，一向作为抗疫模范生备受称赞的上海，也因华亭宾馆的境外输入病例导致多点传播，引发网络段子手调侃：“华亭播种，梅陇发芽，闵行开花，全市结果。”

因我自家所在的社区三月中旬起实施了只进不出的封控管理，为上班方便后来一直暂住在可自由出入的父母家。等到自家社区解封后还没来得及回去，三月二十六日起，我父母所在的社区也开始封控了，通知上说封控时间至二十八日早晨六时止。没想到，父母家所在的社区核酸筛查中出现了病例，一直封闭到现在，

加上今年三月中下旬的天气似乎也不怎么好，想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宋代词人欧阳修的一句“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来形容我现在的状况也许比较恰当吧！”说到社区封控，有人套用电影《爱情神话》的台词调侃：没有封控的社区是不完美的社区，没有经历封控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

殊不知，疫情一直在潜滋暗长，甚至愈演愈烈，一时间，感染人数指数级增加，自三月二十八日五时起，上海启动防疫应急措施，以黄浦江为界，第一批实施浦东、浦南和毗邻区域核酸筛查和区域管控工作，第二批从四月一日三时起，按照压茬推进的原则，对浦西地区实施封控，开展核酸筛查，四月五日三时解封。

这个“围城”措施，用官方的话叫“分区封控”，对于东亚的上海来说，可谓是创世纪前所未有。冥冥之中应验了作家张爱玲在《封锁》中的场景，“上海似乎从来没有这么静过”，那“悠久的歌，从这个世纪唱到下个世纪”，所不同的，《封锁》的背景是抗战时期，现在是抗疫，相隔八十年。抗战时期的乱世给张爱玲提供了不少素材，创作出很多精彩的作品。如今的疫情时代，同样为我提供了不少灵感。三年前武汉爆发疫情，我就写出了《上海记疫之一：人间四月天》、《上海记疫之二：激情·距离》、《上海记疫之三：遗忘 VS 重视》和《上海记疫之四：你好，五月》四篇文章。

从三月十九日至今在社区内共做了三次核酸检测，有的社区已经开始做抗原自测。去年我就从香港朋友口中知道了抗原自测这个东西，现在也推广在内地使用了。核酸检测也从最初的“应检尽检”变为“应检必检”，动态清零的政策就是“人定胜天”。希望那一天赶快到来，告别足不出户，告别居家办公！相信“难念的经”很快就要念完了！

自去年九月离开过上海外出旅行后，受因疫情的阻挡，我再也没离开过上海。看到网上流传的顺口溜：“窗外青山楼外楼，全民抗役家中留。不求三月去扬州，但愿四月上茶楼。待到山花烂漫时，摘下口罩会亲友。”被封如被缚，身不由主，心却自由。叶挺狱中囚诗：“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野猫白天照样街上乱跑，夜晚流浪狗照样进进出出，小动物们依旧享受自由，如空气，如思想。封闭日子里，居家办公忙里偷闲遐想一番，随便写写，记录上海这座城市的“疫”，见证上海这座城市的“静”，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

再过两天就要进入四月，三年前我在《上海记疫之一：人间四月天》中这样

描写四月：“四月，有东方的清明节，还有西方的复活节，就在清明节后的一周里，也在美好的春天里。”今年上海的春天正如三年前武汉的春天一样，注定会姗姗来迟。

三月二十八日，上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96 例，无症状感染者 4,381 例，形势日趋严峻。包邮区江浙两省生派出 2,000 名医护人员连夜支援上海，不顾舟车劳顿，立刻开始工作，马不停蹄地与病毒赛跑。听说昨天给我们做核酸检测的医务人员就是来自鲁迅故乡浙江绍兴。此外，全国各地调集蔬菜水果驰援上海。

病毒不可怕，只要众志成城，远东大都市上海一定能迎来抗疫决胜的曙光。我想用毛泽东主席的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预祝“上海之疫”早日胜利！迟到的春天正向我们款款走来！（未完待续）

2022·上海抗疫之三 决战上海滩天地有情

二〇二二年四月四日，这一天，对于上海这座国际大都会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天，全城每个人都像参加高考一样统一做核酸检测，这一天注定会载入史册。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侵袭上海已经一个多月了，是该到了“速战速决”的时刻了。再过几天就是四月八日了，这一天正好是武汉“封城令”解除的三周年纪念日。不知道这一天，上海能否回归往常的状态。

四月，在中国诗人徐志摩的笔下是浪漫的“人间四月天”，在英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该到了笔下则是“残忍的四月”。

残忍的四月，这句话源自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的著名诗篇《荒原》(The Waste Land)。在该诗第一段里，他写到：

April is the cruellest month, breeding
Lilacs out of the dead land, mixing
Memory and desire, stirring
Dull roots with spring rain.

中文大意：

四月是残忍的季节，
从死了的土地滋生丁香，
混杂着回忆和欲望，
让春雨挑动着呆钝的根。

上海的这个四月如同托马斯·艾略特诗中描写的那样太残忍，三年前的武汉在四月里迎来了迟到的春天。这些天上海的静态，弥漫于浦东浦西，想不成为将来的记忆都很难。历史唯独不会记载的，便是人们心中那些动态的欲望了。我怕幽闭已久，我心也如死土钝根。但我依然渴望着春雨模样、丁香消息。这个残忍的四月过后，我相信，这座城市的 Yesterday 一定会将 once more！

正如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女士所说的，上海这个城市承载了不仅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还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承载重要功能，甚至于对全球经济都有影响。上海是全国人民的上海，它的痛与爱，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目前全国有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江西、天津等 15 省市的 38,000 多名医务人员支援上海，他们中有的承担方舱医院医疗队任务，有的负责核酸采样、实验室检测等任务。除了“大白们”，还有武警官兵、解放军战士等纷纷前来上海争取打赢这场硬仗。这就是大国战疫，大国如此，小家也不例外。

由于这次疫情的封控，我和太太分别被封隔在两个地方，半个多月没有见面了。看到太太所在的社区群内资讯说政府发蔬菜、发牛奶等食品了，我太太一个人，平常吃得也不多，主动在群内说要把发的烧鸡分给楼内合租人多的邻居，还要亲自给有需要的人送过去挂在人家的门把手上。我太太不是党员，其实她完全不用这样做的，她的这份善心让我感动满满！我想这就是人间大爱，天地有情！

四天前四月一日是中国香港艺人张国荣的忌日，那天凌晨，他的生前好友唐鹤德晒出二人合照，还配文：“人间的四月天是暖，是爱，是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度过这个艰难时刻后就是光明。”巧合的是，《共同度过》也是哥哥的一首歌曲名，长眠地下的张国荣，冥冥之中给上海抗疫助力。

的确，人人都在为上海抗疫出一份力。这几天刷朋友圈，看到我的大学辅导员一家三口齐上阵穿上了防护服成为“大白”做了志愿者，看到沪上优秀文艺青年、上海苏河湾读书会会长赵卿峰也穿上了“大白”服装，做起了抗疫志愿者。

而我，在居家办期间，利用工作之余用“笔”支援抗疫，创作出《2022·上海抗疫之一：创造晴天》、《2022·上海抗疫之二：从足不出户到足不出户》和《2022·上海抗疫之三：决战上海滩天地有情》三篇文章，随着封控的持续，我还会继续写之四、之五……

我的三篇文章分别写出三种味道。我想，处于封控状态下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味道。古人常说：“人间有五味，酸甜苦辣咸。”所以说五味杂陈特别热闹、五味俱全特别美好。细想来，最酸楚的味道莫过于“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最甜蜜的味道莫过于“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最苦涩的味道，莫过于“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最辛辣的味道，莫过于“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只有这个咸位是居中调停，只有通过它的调和，这人间百味方能各成千秋，脱颖而出。正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一日三餐、人生百年、五味相伴家家团圆”。

我真诚地希望那些在方舱医院，在集中隔离收治点的人们，能够早日康复，拿着“退疫证明”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我也盼望这波疫情能够快点结束，能够回到自己家中与太太团圆。从三年前的“晴川历历，芳草萋萋”的江城武汉，到三年后的“万国高楼闪霓虹”的上海，我和太太就如同武汉和上海一样，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结束，没有一个春天不会降临。我坚信，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万众一心，中华民族如同万里长城永不倒，中华何时战无不胜？论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上海加油！上海必胜！（未完待续）

2022·上海抗疫之四 人间大爱

社区封控管理第十六天，上海“全域静态管理”第十天，居家工作第十八天。今年春天清明节假期的天气，正如唐代诗人韩愈笔下“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的感觉，一点儿都不像唐代诗人杜牧描绘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景象。

今天上午收到一个朋友发来微信，他说家中可吃的食物不多了，为了节约，一日三餐缩为两餐，没到饭点肚子就开始咕咕叫了。这段时间上海的“分区封控”

和“全域静态管理”措施，家家户户食物紧张，现在正常的网购基本没戏，抢菜难成为新常态，好几天我才好不容易抢到了两盒鲜牛奶。

除此之外，现在出现以社区或楼栋为单位，由热心居民牵头担当团长，自发组团购买，一般一个团都是 50 份或 100 份，现实版的“我的团长我的团”。什么蔬菜团、水果团、猪肉团、鸡蛋团、包子团、面包团，甚至连 KFC 和 Tims 冻干咖啡团都有，真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也参加了三个团，截至目前尚未拿到物品。这种团购方式已经成为现在魔都民众最主要的购物方式。当然，还有骑手代购的，抖音平台上骑手代购服务跑腿费居然高达 150 元，且仅限浦西的杨浦、虹口区域。

今早从睡眠惺忪中起来，看到单位微信群中一条好消息，老板要给每位同事配送一份“保民生”礼包，真是雪中送炭及时雨啊！之前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某员工发的汇丰“关爱不停摆，安心汇到家”大礼包，有牛奶、鸡蛋、油，内容好不丰富！不同的是，浦西职员的荤菜是鸡和鸽，浦东则是大肉，看来汇丰也学习政府搞“划江而治”？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想起明清时期江苏昆山的教育家朱柏庐强调的饭食之德，是再贴切不过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诚哉斯言。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场合多次谈到家风，朱家的家风就是来源于他的治家之道《朱柏庐治家格言》又名《朱子家训》，被誉为“治家之经”。

以前妈妈做什么饭，都会事先问我想吃什么，现在家中有什么，妈妈做什么，我就吃什么。不论吃什么，那都是妈妈的味道。正如我在《古早味—台湾心跳声》一文中所写到的，妈妈的味道可能是夕阳落山时老屋房顶的袅袅炊烟，可能是母亲当初的一句话，可能是故乡那轮明月、房前的老树，可能是某个已多年未见的儿时玩伴，也可能是某段伤感的经历，这些都是独家记忆。

在封控防疫非常时期，吃饭难，看病更难！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来形容绝不为过。昨天晚间，我的母亲就亲身经历了就医难！从昨天傍晚起，我妈妈感觉小便疼痛，还略带血。于是自行找到家中药箱，吃了消炎药。晚上九点半许，这种情况略微严重起来，想要去医院看急诊。在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协助下开了一张临时出门证，步行前往附近一家三甲医院，走到半路我查询到该医院今日因防疫安排停诊。随后，我拨打了 120、110 以及 12345 市民热线寻求帮助。

这些紧急电话在这样非常时期比市长热线还难打通。好不容易打通了 110，接线员说无法提供帮助，随后帮我接到 12345，转接成功后听到语音让我在嘟声后留言，很是无语。后来打通了 120，接线员告诉我他们和医院是两个系统，他们不知道现在哪家医院是开诊的，即使派救护车来，驾驶员也不知道要将病人送到哪家医院，这让我想起了前不久因病离世的浦东新区东方医院护士。

最近在社区微信群内有幸认识到一位在医院工作的热心人士，他们夫妻俩都是医务工作者，因她所在的楼栋有阳性病例被拉上了警戒线，门口有大白值守。关于我妈妈的情况，我咨询了她，她给了我一些专业的意见，当晚还要让她表弟驱车送我妈妈去医院。真是热心肠！第二天上午，她还找了家中的药给我妈妈临时救急。“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在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哲学的现实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就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大爱！

社区持续封控中，核酸和抗原每日交替进行中，有情绪没用，抱怨也没用，奋斗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和志愿者们他们最辛苦！他们不惧危险，不分昼夜，他们都是娃娃的爸妈，他们也是爹妈的乖娃。工作中饿了不能吃，渴了不能喝，累了不能歇！防护服下衣服湿了一层又一层！他们在为居民们拼命奋斗时，家里也有无人照顾的孩子，也有需要他们关爱的爹妈。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他们何尝不愿意被封闭在家中陪在亲人身边，何尝不愿意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我们想出而出去的门，却是他们想回却回不了的家。人间有爱，天地有情，创造晴天，上海加油！（未完待续）

2022·上海抗疫之五

并肩同行

社区封控管理第二十一天，上海“全域静态管理”第十五天，居家工作第二十三天。

前天(四月十三日)上海下了一天的雨，气温也较前几日大幅下降，同这一波疫情一样，是典型的“倒春寒”。今天上午的上海疫情新闻发布会报告昨日(四月十四日)全天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3,200 例，无症状感染者 19,872 例。一个半月过去了，上海的疫情拐点似乎仍然没有到来。

前几天，接到一个大学同学的电话，他告诉我他核酸检测异常，确诊为无症状感染者而被“关”进了方舱医院进行隔离治疗。据他所说，该方舱医院位于徐汇区龙耀路由一间废弃的仓库临时改建而成，环境和条件可以想象，难怪我以前香港的同事用“Concentration Camp”（中文：集中营）来形容中央政府援建香港的方舱医院，但我相信，香港的方舱肯定比上海的这间要好许多。这家方舱医院由来自山东的援沪医疗队负责管理。截至今天，他已经在那里待了九天了。看到上海媒体《澎湃》报导说，山东省援沪医疗队在方舱医院内设立“心愿墙”，鼓励患者“说”出内心想法。不知道我的同学是否也在“心愿墙”上留下痕迹。后天就是西方的“复活节”，我衷心祝福他能够早日康复早点出院早日“复活”。

说起复活节，我们总会想起彩蛋。为了纪念耶稣受难三天后复活，每年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为复活节，中世纪的欧洲人相信蛋有两次生命：一是新生，二是象征复活的重生。彩蛋象征着春天新的生命重生与希望，送彩蛋成为欧洲人复活节的习俗。据说是俄罗斯的基督徒将复活节的彩蛋推向了极致，他们的彩蛋有点像手工艺品套娃。

今年的复活节，上海这座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大都市要在前所未有的“全域静态管理”中度过了，不过，上海不是第一个，二〇二〇年的伦敦则也是在封城的状态中度过那年的复活节。写这篇文章之前，看到一位律师朋友的微信朋友圈。他写到：“2020年我在伦敦，疫情很严重，也有封城(lockdown)，禁止非必要大型集会，建议两米以上社交疏远，但是公园、超市、药店和公共交通（在这些部门工作的人称为 essential workers），从来都是开放的。”

三年前的这个时候，欧洲新冠疫情与现在上海的情况差不多，都是处于最严峻的阶段，意大利也是如此。当时意大利艺术家 Boceli 在米兰现场进行一场在线音乐会直播，“Music for Hope”（希望之乐）演唱会。空旷的教堂是舞台，伴奏只是一架琴。与众不同是面向全世界得网上直播，因为疫情。还有三十年前，已故歌星迈克尔·杰克逊在罗马尼亚的演唱，为希望，为世界，为爱而歌唱，大爱无疆。我非常喜欢他的那首“**Heal the world**”（拯救世界）。

复活节来临之际，艺术家们用被上帝吻过的嗓子，唱出灵魂，而我用文字为上海鼓舞，以这种方式为上海加油，传递能量与希望，“艺”起抗疫！

我们这一代，是生长在和平年代，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在我们的记忆中，

没有战争与艰苦，没有自然灾害。我不禁想起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双城记》中非常有名的开篇语：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in short, the period was so far like the present period, that some of its noisiest authorities insisted on its being received, for good or for evil, in the superlative degree of comparison only.

中文译文：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
这是一个信仰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
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疫情考验的不仅是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更考验的是人性。上海出现哄抢超市抢菜的一幕，让无数人看得震惊、心痛。物资紧缺的确是现实问题，还好每个社区都有那么几个热心人，他们担当“团长”。这些团长都曾经是陌生的路人甲、路人乙，因为疫情，我们有幸相遇，有缘相识，从不同的方向慢慢靠近，最终走到一起，心越来越近，成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虽然我们辜负了无限春光，辜负了美食与美酒，不能辜负这个特殊春天里每个“团长”带给我们的温暖之需。互相争就不足，互相分就有余。没有不停的雨，天一定会晴。

今天傍晚收到爱妻的微信，她叫我潜逃回我们自己的家。我回复说，我逃出去，警察会把我抓起来，抓进看守所隔离起来。她回复说她也潜逃去看看守所，跟我做邻居。自三月十三日我自己家小区封闭，到二十二日我过去给爱妻送食物之后，我们有二十三天没有相见了。昨日淅淅沥沥的春日夜雨，更佳勾起我对爱妻的思念。用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最恰当不过。“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不知道

上海这样的“全域静态管理”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二〇二二年的上海这个春天不同寻常，来得比往年都晚。但依旧有复活的节日，有阳光有春花。居家办公虽说忙碌，但我每天都会忙里偷闲思考不同的感触心得，才有了与二〇二〇年《上海记疫》不同的这一篇篇《2022·上海抗疫》。有来自湖北武汉、浙江嘉兴的，也有来自大洋彼岸美国旧金山的友人，以及各地读者的关心和问候，让我感受到不一般的能量。

我同许多防疫志愿者一样，每天默默地做着微不足道的事情。用美国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镌刻着的西方一位医生特鲁多的铭言来传递：“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让我们铭记这个特殊的春天吧，把她永远珍藏在心底。

这是二〇二二年第一百〇五天的总结。（未完待续）

2022·上海抗疫之六 再战明天

社区封控管理第二十六天，上海“全域静态管理”第二十天，居家工作第二十八天。

今天是谷雨节气，谷雨生万物，它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六个节气，这也意味着春天即将结束了，往后便进入绿肥红瘦的初夏了。对于这个春天里上海这座城来说，没有了往日“无边光景一时新”的印象，对于生活在上海这座城的人们来说，伤春、惜春之感笼罩城里每个人的心中，他们盼望着解封，渴望着自由，每一天都是明天……

居家办公近一月，因客观条件限制，习惯了早起利用早间“黄金90分”进行工作。天刚蒙蒙亮，就被窗外叽叽喳喳的鸟鸣声叫醒，今天是谷雨，于是想到了布谷鸟的叫声，“布谷布谷，快快布谷”。在我的印象中，这种鸟叫声应该总是搭配着忙碌热闹的春耕图同时出现，正如清代文学家姚鼐诗中说的，“布谷飞飞劝早耕，春锄扑扑趁初晴。”

布谷鸟提醒人们要忙春耕，也提醒上海各社区居民下楼做核酸或在家做抗原。今天上午社区继续做核酸。我统计了一下，自三月十九日至今，我一共做了11次核酸检测，8次抗原自测，这成为这座城市中2,500万人们的日常。足不出户，除了倒垃圾，做核酸检测是唯一下楼的机会，是唯一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四天前（4月16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胜利凯旋。他们都出舱了，我们还出不去，解封比登天还难！

说到核酸检测，这个阴性报告在很多场合都必不可少。新冠疫情爆发进入第三个年头，一些国家级的考试，如果要顺利进入考场，除了身份证、准考证外，还出具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证明。由于当时我惧怕做核酸，也不想做核酸，有两次国家级的考试因此而放弃。我预想着直至新冠疫情完全结束都保持着零次核酸记录，随着从封控初期的“应检尽检”到后来的“应检必检”，我的愿望落空了。今年的三月十九日，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做核酸检测，后来，在反复检测中渐渐习惯了。

明天4月21日，是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打响的纪念日，每年到这一天，总会想起毛泽东主席那首气宇轩昂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从南京到上海，上海也吹响了社会面动态清零攻坚战的冲锋号。4月20日上午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发布会通报，单日新增报告100例以上的街镇已经连续3日降低，社区扩散得到有效遏制，金山区和崇明区首日达到社会面清零目标。

在这场抗疫攻坚战中，身边一些朋友有的做了志愿者，有的做了社区的“团长”。为了写《2022·上海抗疫之六：再战明天》，我向一些朋友征集了素材。徐女士说，她没啥素材，她老公倒是很辛苦，晚班上好睡了2个小时又得接着核酸还得做志愿者。胡小姐说，她做志愿者就是做发放物资、组织核酸日常工作。她最大的感觉做得比较好的是建立了楼组群，在发放抗原试剂时候让每户都加入群，顺便了解每户是怎么解决生活物资的，有没有不会网购或者买不到的，每天在楼组群分享团购或其他购物管道。不会使用微信的老人确保有邻居一对一帮扶，这样至少她们楼栋不会有人挨饿。此外，其中一位应先生的话颇有讽刺意涵。

应先生说，他做志愿者主要为社区居民送快递分抗原试剂等物资，他补充说虽然物资都是“三无”产品。开始我是半信半疑，看到“V姐来了”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今晚上海市民的朋友圈堪称3·15晚会》，加上官方新闻发布会上一位

市场监管局官员的讲话，确认是真的。这是典型的“去库存”啊！

除了物资质量问题，价格也比平常要高许多，直追一个月前香港的物价水平。昨天我在社区群内给单独封控在家爱妻买的五种蔬菜（十斤），加上一元消杀费，居然要九十九元，不过，菜还是比较新鲜。

从三月十九日开始写《2022·上海抗疫》第一篇文章，到四月二十日，陆续写了共六篇，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上海自1843年开埠至今，一百七十九年的历史长河中，历经了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人民政府，二〇二二年四月的上海，人间百态尽显无疑。是百年未遇，史无前例、前所未有的大事件，在上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了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我希望明天就能解封，估计不太可能，但我希望这篇《再战明天》能够成为2022·上海抗疫的终结篇。渴望早一点改变目前的状态，渴望阳光，渴望在春风中狂欢，渴望体验春风拂面的快感。再战明天，明天解封！（未完待续）

2022·上海抗疫之七 敢问路在何方？

家中墙上的日历翻到了五月，今天是上海“全域静态管理”满月的日子，也是社区封控管理第三十七天，居家工作第三十九天。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同历往年一样，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中，例常加班。两年前的今天，加班结束回到家当晚写了一篇《你好，五月》。我想，今年的五一是非常特殊的日子，必须留下一些文字记录一下。

可能是受工作习惯的影响，今天我统计了一下自封控以来我做核酸和抗原次数。从三月十九日起至今，我一共做了十七次核酸检测，十次抗原。其中四月份共十三次，可以戏称为“我的核酸月”。最让我搞不明白的是四月三十日上午做的那次核酸，今天上午做的核酸当天傍晚结果就出来了，但昨天的结果截至本文撰写完成时还未出结果，真是咄咄怪事！反正，核酸检测大数据系统出问题也不是第一次了！

说到怪事，更怪的要数先行先试的浦东新区的“硬隔离”（Hard Isolation）了。什么是“硬隔离”？自疫情爆发以来，上海的疫情防控措施也为我们博大精深的

汉语言文化贡献了不少新词汇，什么“精准防控”、“科学防疫”、“全域静态管理”以及“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三区等等。硬隔离的防疫手段没有最硬，只有更硬！上海俨然已经变成一座孤岛，难道还要把居民变成笼中的困兽吗？让上海变成世界上最大动物园吗？如此封控，发生火灾怎么办？正如一位居住在徐汇区永康路大半辈子病痛难忍的老先生和居委工作人员的电话中那句“为什么上海会变成这个样子？”

此刻，我突然想到中国知名演员柳云龙出演的谍战剧《血色迷雾》（又名“迷雾重重”）第一集开篇的一句旁白：“有的城市一生只能来一次，有的城市还没有离开却想着再来。这样的城市，就是上海。”估计眼下的上海，来过上海的人们不会再想着来了，没来过上海的更不想着来了吧！

网上看到一则新闻说，在上海生活的法国人杜米尼克（Dominique）对记者说，“四月初我收到一箱被解冻的冷冻鱼以及坏掉的白菜，我们都丢了”。另一位旅居上海的法国人亨利（Henri）接受法国“解放报”采访，在清零政策下，“已约一个月无法出家门，只开门几秒钟在走廊放垃圾，电子侦测就会通知警卫。大楼大门也被锁和木条封住。若失火，根本逃不出去”。亨利告诉记者，“即使要继续缴房租跟拿不回押金也没关系。我们要永远离开中国，可以的话明天就走”。

在上海封控期间，因严格的防控导致的次生灾害频传，保供物资无法送达，“买菜难”让上海人饿肚子，以及“一刀切”的“应收尽收”政策，让老百姓苦不堪言。于是，上海人开始拜起张爱玲，并称她为“跑路天后”，遥想她当年若不“润”（Run 的中文谐音，在上海封控期间成为爆红单词），命运将会如何呢？

除了张爱玲这位知名女性作家外，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一个名叫“早见Hayami”的女生的博客。她在二〇一六年一篇博文《为什么我不在微信公众号上写文章》写到：“我希望我的文章能被别人整理，与其他人的文章放在一起互补并引用。”我现在用引用一下她的文章《我在方舱，看见老人们的孤岛求生》中的一段吧！

“4月9日早上醒来，抗原自测两道杠，核酸显示复核，健康码变红。阳性朋友看了直摇头，说「准备行李吧」（去方舱）。我在阴了10天转阴之后，也上了那一批的转运名单。居委发微信和我说，没办法，临时收到的命令，连残疾人都要运走。“连残疾人都要运走”，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六个字里面背后意味着

什么。直到我们亲自来到方舱，亲眼目睹了95岁刚做完肿瘤手术的人、中风推着轮椅上不了厕所的人、四肢抽搐的重度瘫痪者、只能躺在床上无法站立的人、因为缺药失去意识变失明的人……我们不能闭起眼睛假装真实的世界不存在，我们必须去看见和听见，在一个又一个四字政策里面，一串又一串冰冷数字后面。那些被漠视的生命，被忽视的个体，被无视的尊严。”

——早见 Hayami

这就是上海！

《蝙蝠侠》作者比尔·芬格有一句话：“没有一座城市是永恒的，即使是哥谭市。他们被封在一个大盒子里，在盒子里活着，在盒子里购物，在盒子里死去，像个机器人，这就是他们想要的，难怪这座城市疯了。”

再过二十七天，就是上海解放七十三周年纪念日。我想那一天，上海应该恢复往常了吧！电影《阿甘正传》有一句经典台词，“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会是什么味道。”我也不知道五月二十七日那天会是怎样？敢问上海何时能解封？敢问路在何方？（未完待续）

2022·上海抗疫之八

今夕是何年？

社区封控管理第四十四天，上海“全域静态管理”第三十八天，居家工作第四十六天，与爱妻未见四十七天。截至今天，我一共做了二十次核酸检测，十三次抗原自测。自奥密克戎这波疫情席卷上海以来，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经历了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和立夏五个节气，那么长的时间，一串串冰冷的数字，惨目忍睹，心情许久不能平复。

今天是母亲节，祝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也要祝祖国母亲无疫无灾，国运昌隆，上海大公主，早日康复！封控在家一个半月了，我的头发不知不觉地变长了，幸好我的母亲能干手巧，昨天上午给我理了发。我的头发向来长得比较快，平均一个月左右就要剪一次。话说回来，从小到大，我几乎不曾去过理发店，印象中，至多不超过十次。我的头发都是我母亲亲自帮我剪，母亲手边常用的理发

工具应有尽有。头发长了要剪，前不久网传外滩地面长草了，不知道是真亿亦或假，反正我无法出社区去现场求证。如果是真得长草了，那就应该像理发一样要清理一下了。

除了母亲节外，今天也是“世界微笑日”。从一九四八年起，世界精神卫生组织把每年的五月八日定为“世界微笑日”，希望通过微笑促进人类身心健康，同时在人与人之间传递愉悦与友善，增进社会和谐。确实，微笑是无声的问候，它能拉近彼此心灵的距离。经常微笑的人自信、亲切又大方，不仅充满魅力，而且对身体健康也大有好处。我想，先露出笑脸的应该是目前身处防范区内的社区居民了。他们每家每户可以凭出入证离开社区进行有限活动，譬如可以去超市补给点食物等物资，但只能使用步行、自行车或电瓶车方式。截至今天，我所在的社区仍处于封控管理状态。

前天的上海媒体新闻报导说，上海一把手官员表示，上海的疫情防控工作正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和吃劲阶段，他要求“进一步提振精气神，把清零攻坚任务果断执行到位”。这一波疫情给上海的各行各业的工作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昨天上午的上海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上海市今年的高考统考延后一个月至7月7日至9日举行。回想我当年的高考，就是在七月里的这三天。这不是上海第一次延迟高考，上一次是二〇二〇年疫情爆发之初。除了高考，今年的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以及中考也延期举行，而初中理化实验考试、外语听说测试则取消。

对于学生党来说，是幸与不幸，不知道疫情对他们今年高考是否会有较大的影响呢？对于上班族来说，有的人居家办公可谓是二十四小时忙得连轴转不停，有的人真可谓是“悠长假期”啦！现在正逢初夏时节，他们可以应景地重温一下二十六年前收视火爆的日剧《悠长假期》（ロングバケーション）。日剧圈里知名的「冬看东爱，夏看悠假」，我就不多说了吧。在每一个夏天来临之际，都会想起那句“Don't Worry, Be Happy.”。

日剧里的女艺人五官精致，以瘦为美。除了身形，还要有声音。说到嗓音，我想到了风靡华人世界的台湾歌后邓丽君。一直以来，邓丽君是自然甜美的代表，她圆润的面孔与甜蜜的嗓音相辅相成，诠释了“中国女性的纯粹之美”。今天恰巧也是邓小姐仙逝二十七周年纪念日。两年前今天，我写了一篇《忆邓丽君——纪念邓丽君逝世二十五周年》。上世纪八十年代，邓丽君的歌曲通过短波广播、

录音机卡带悄悄地传到大陆，之后，录像带、CD 和 VCD 等又让我们目睹邓丽君优雅的表演。说到将邓丽君的歌曲传播到中国大陆的大人物，他就是我的已故忘年交王恩禧老师。王老师曾经供职于(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以及伦敦 BBC 英国广播公司。上面提及的两年前我的文章中亦有详述。

曾在一次“日本六十岁以上女性卡拉 OK 爱唱的女歌手”统计报告中，邓丽君是第一受欢迎的。上个月我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一位美国妈妈在波士顿的唐人街入口处用标准的中文演唱邓丽君的歌曲《甜蜜蜜》和《何日君再来》，她的中文发音简直太标准了！

邓丽君一生从没来过大陆演出，但在上海，却经常会有各种纪念邓丽君的活动。同样是五月，那是二〇〇七年，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正式授权设立的大陆首家“邓丽君音乐主题餐厅”在上海开业。餐厅选址在台商聚居的古北社区安龙路上。迄今我没有去过，待这波疫情结束之后，我想去看一看。

黄浦江的水一直都在静静地流淌，海关大楼的大钟也一直都在整点报时，错过了烟花三月，忍过了芳菲四月，诗意五月还不能获自由吗？在上一篇《2022·上海抗疫》一文中我预测到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纪念日才能解封，若那天再不解封，“任时光匆匆流去”我都不知“今夕是何年”？（未完待续）

2022·上海抗疫之九 等待花开

在上海的全民抗疫期间，我开始写《2022·上海抗疫》，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截至今天已经写到了第九篇，不知道后面会不会还有第十、十一……

虽然足不出户，但一个人的精神仍然可以无限延伸，广阔悠远，无需受到物质空间的束缚。正如英国文学家莎士比亚说过：“即使把我关在一个胡桃壳里，我也会把自己当作拥有无限空间的君王。”

今天是五月十三日星期五，小区封控管理第四十九天，上海“全域静态管理”第四十三天，居家工作第五十一天，与爱妻未见五十二天。说起“十三”和“星期五”，在西方思维和观念中，这两者不期而遇，通常这一天被视为“不吉日”，

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黑色星期五”。今天上海的天空灰蒙蒙，雨水从昨夜到现在还在下落。小区已经四天没有做核酸，昨晚小区群通知今天上午又要做核酸。在雨中，每个人撑着伞，长长的队伍，活像俄罗斯“套娃”。算上今天的核酸，我一共做了二十一次，抗原也正好是二十一次。原本落后的抗原小弟今天终于追上了核酸大哥。

上海的疫情已经很糟糕，今早看到新闻说我们的近邻北韩也出现了奥密克戎 BA.2 新冠病毒变异毒株，感染超过三十五万病例。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地球村，每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尽管北韩已经闭关锁国很久了。如果全球新冠都清零了，估计北韩还没有开放吧！

昨天中午接到楼组长通知，前几天通过小区居委会渠道订购的特供猪肉到了。拿到打开后，发现猪肉某部位呈现绿色，不知道是什么。为此，我拍照发到本楼微信群内询问楼组长，群内另一位邻居建议使用抗原试剂检测一下，于是，我妈妈对猪肉进行检测，结果一道杠。尽管如此，这个猪肉质量不尽如人意。昨天的电视新闻还报道了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以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对闵行区梅陇镇问题猪肉案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某、许某某、张某某批准逮捕。

自上海“全域静态管理”以来，不管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社交平台上看到各种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漫天飞舞，其中以负面消息居多，我们不能回避好与坏，但保持积极情绪或更有助于熬过艰难时光，我还是想来记录一些美好的瞬间。

前几天，爸爸养的令箭荷花终于开花了，花色艳丽，真得很美，仿佛预示着上海离解封不远了。那么美的花，我拍了照分享给几位微信友人。小区内一位朋友说这是昙花，还告诉我花谢以后，掐下来煮汤可以喝。可惜这不是昙花，我补充回复说。不管是什么花，看来爱花之人还真不少呢！

我知道世界上酷爱园艺的要数英国人，上至女王，下至民众。每个人有时间有精力都想或都会在自家的院子里鼓弄花花草草，倒腾泥土藩篱。

尤其这会儿足不出户的疫情时期，爸爸整天捣鼓他的几盆植物。花花世界不知治愈了多少孤单，也让我的隔离时光没那么单调。我对花是一窍不通，百度了解了一下这种花。令箭荷花，别名孔雀仙人掌、孔雀兰、荷令箭，为仙人掌科多年生常青附生类植物，因其茎扁平呈披针形，形似令箭，花似睡莲，故名令箭荷

花。其为群生灌木状，高约 50~100 厘米。喜光照和通风良好的环境，但在炎热、高温、干燥的条件下要适当遮荫，怕雨水。要求肥沃、疏松和排水良好的土壤，有一定抗旱能力。原产以墨西哥最多，中国以盆栽为主。

养这种花需要耐心和坚持的精神，如果想要它开花，那是要经历七年之痒的。我们都知道人结婚以后要有一个磨合期，一般情况下，过了七年之后，两个人脾气都磨得差不多了，以后就能够和谐地相处，为了家庭，共同努力，能够持续地过上一辈子，这就是七年之痒，这既是一个磨合的过程，也是一个过渡的过程。令箭荷花开花难就是必须要经历足够长的时间才可以，要精心呵护，浇“水肥”要掌握，早了落花苞，晚了叶片瘦。

花开有人赏，才不负春光。虽然已是五月若夏，最美的时候，现在还在。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两年前疫情爆发之初在《上海记疫之一：人间四月天》写到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植物占据重要地位，富有感性，诗情，画意，还有天人合一的隐喻性。在我看来，植物中的花草早已植根于文人墨客的笔间，晕染在艺术作品的纸间，情人伴侣的指间。传情达意再好不过的载体。”写到这里，我想起好久无法相见的爱妻。自三月十三日我们家小区开始封闭以来，到二十二号我去给她送食物，再到今天，已经正好两个月了。昨天中午还收到爱妻的发来的信息，她问我什么时候把自己打包送给她，我回复说没有快递肯接我这个单啊！

草木有情，人寄情之。一朵有故事的花会有生活的记忆。这些天，疫情数据明显下降，小区现已悄悄迈入管控区，向着防范区的目标努力，今天也是嘉定解放七十三周年纪念日，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突破进入上海的最后一道防线。期待上海解封的明天，自由自在的明天。（完）

2022·上海抗疫之十 他山之石

小区封控管理第五十六天，上海“全域静态管理”第五十天，居家工作第五十八天，与爱妻未见五十九天。今天是五月二十日，众所周知的汉字谐音就是“我爱你”的意思，一早起来，我就通过微信给分隔两地的爱妻发了一个 520 红包。两个多小时后爱妻回复我“臭冬冬真好”。爱妻不止一次说，等快递恢复了，把我打包寄给她。真不知道上海何时可以恢复到以往正常状态，我就能够见到爱妻和她在一起了。

《2022·上海抗疫》系列文章今天写到了第十篇，我打算就写到第十篇停止了，这篇就算是终结篇吧！我的一位曾经从事中学语文教师的朋友梦梦老师在封控期间也写了《上海抗疫日记》，她写了九篇而终止，另一位朋友周先生从三月二十八日开始写《魔都鸳鸯锅日记》，共写了二十篇而停更。我想，上海那么多人都禁足在家，或多或少都会有点情绪，不太会有耐心去阅读长文，都被抖音、微信小视频等吸引过去了吧！

今天阴转雨，小区连续六天的核酸筛查，结果全部阴性。昨晚楼栋群内通知今天又要做核酸，算上今天的核酸，我一共做了二十七次，抗原二十九次。抗原次数首次超过核酸。从五月份起，我所在的小区模式变为晚上十点做抗原，第二天做核酸时带上前一天晚间的抗原自测盒。现场排队时，“大白”们会依次检查每个人的抗原结果。不知道这样的操作，有神马科学依据？

居家办公期间，几乎每天上午十点，我都会一边工作一边听看上海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直播。五月十七日的发布会宣布了全市16个区都已实现社会面清零。新闻说，已有部分援沪医疗队陆续撤离返回，看来“大上海保卫战”似乎胜利了。明天就进入可本年度第八个节气小满，从三月的惊蛰到明日的小满，历经了六个节气，从春天走进了夏天，很遗憾地错过了美好的三月天。

说起三月，不禁使我想起金庸先生的作品《倚天屠龙记》里，武当七侠中排行第五的张翠山和天鹰教紫薇堂堂主殷素素在飘往冰火岛的船上，二人畅谈童年往事时，翠山说起武当山的三月天，漫天遍野开满了杏花。三月风过杏花梢，拂了一身还满。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中的人们苦苦等待着的那个遥远的春天一去不复返了。

今天早晨，我收到美国三藩市友人发来的微信，她问及当前上海的情况。因受到全球疫情和中美关系不确定性的影响，她告诉她从去年末转型做美国加州物业及地产投资业务，近期中国客户撤资较多，重心开始转向美国本土业务。海外华人对从事与中国相关的业务都感到很无奈。

最近上海防疫的种种乱象，让一些上海人也动了“润”的念头。所谓“润”，是英文单词RUN转为汉语拼音后的对应汉字，以隐晦的方式，指代“跑路”“逃离”“移民”“用脚投票”。据说一些移民中介公司近日来咨询量激增，在外汇管

制政策极为严苛的中国，不晓得他们如何成功转移资产到国外定居生活。说起出国移民，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古沿海居民就有下南洋的传统。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移民的足迹更是遍布世界各地。不过，最近这波“润”的趋势有所不同，应该说是海归潮大趋势下的一股逆流。

人的迁移是现代社会常态。人各有志，来去都是自己选择，隔岸看花，未必没有美化想象。“润学”的火爆说明，大合唱下仍存在不同声音，国家的方向也并不等同于个人的选择。乱世前景难料，多条路总归是好事。

“条条大路通罗马”，抗疫之路亦是如此。这次上海的抗疫工作着实让众人诟病，精准防疫模式已不再，而合肥模式最近在媒体上火起来。从小在安徽合肥肥东县城生活长大现在上海工作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对合肥充满深厚的感情，他是一名回沪知青子女，他在电话中多次向我谈及合肥的好。这波疫情以来，合肥的信念很朴素，来的都是客人，返的都是家人。合肥正在选择一条最难的路：她既注重疫情防控，又尊重人们的正常生活。她给予了普通人最大的便利，却用魄力和担当，一身独承了所有的风险。那里的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这座城市的温度。

一座有温度的城市，最核心的是会用努力用真情守护每一个平凡人。城市的温度根植于人民至上的观念，体现于人文关怀的行动。疫情是无情的，疫情下的现实往往自带着严峻冰冷的气息。但疫情无情人有情，越是面临严峻冰冷的现实，人们越是需要城市的温度。而在此轮疫情防控战中，全程都让人们看到了有一种温度叫合肥。

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在向好。红色的五月即将结束，上海的疫情虽正在日趋好转，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防疫的那根弦并不能放松，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尤其需要克服麻痹大意思想和盲目乐观的情绪。此刻，我想起《诗经·小雅·鹤鸣》说的那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完）

注：本文为本人原创，且尚未在其他平面媒体发表过。

【作者简介】

王冬，笔名梦晨，八〇后回沪知青子女，目前在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城某外资金融机构从事财务工作，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管理会计分会会员，英国国际专业会计师公会会员，澳大利亚公共会计师协会会员，英国财务会计师公会会员。工作闲

暇爱好写作、摄影, 部分作品曾被国内外媒体发表过。《世博梦 金融圆》曾荣获“交通银行杯—我的精彩世博有奖征文活动”三等奖。首部散文集《人在旅游》(英文书名: Everywhere New in Life Goes on) 于 2021 年 5 月由(香港) 中国人文出版社和(美国) 中国出版社联合出版。



<https://t.me/chillywinter>

邮箱 - winter@dragontv.org 网站 - www.dragontv.org